

蘇味道詩十六首探析

陶子珍*

摘要

蘇味道（西元 648—705 年），初唐政治家、文學家，年五十八而卒，中宗神龍元年（西元 705 年）應還健在，故推其生年，最早當在太宗貞觀 22 年（西元 648 年）。所作詩今存十六首，《全唐詩》輯錄。詩之內容可大別為三：一為應制贈答之作，二為詠物記事之作，三為對景抒懷之作。味道之詩，固非一流佳作，但對於開啟盛唐詩的氣象，及律詩格律的完成，有其草創之功，不容輕忽。

關鍵字：唐代；蘇味道；應制贈答；詠物記事；對景抒懷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Su Weidao" poetry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sixteen

Tao, Tzu-Chen*

Abstract

" Su Weidao" (AD 648-705 years) ,Tang Dynasty statesman, writer, he died aged fifty-eight ' the Zhong zong shenlong's first year(AD 705 years) should still alive. Therefore, the projected time of his birth, Taizong Zhenguan 22 years (AD 648 years) should be the first. His poem of existing sixteen, " Quan tangshi " edit included. All content can be poetry were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is by the emperor's command or between friends give each other poem. The second i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cene and the narrative poem. The third is to enjoy the scenery and write poetry to express feelings. " Su Weidao"of poetry, was not actually very good poem, Bu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ng era poetry style, and the completion of metrical poetry metrical, He has pioneered contribution can not be ignored.

Keywords : Tang Dynasty, Su Weidao, Command and Giving, Narrative Description,
Enjoy the Scenery express Feelings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University of Taipei.

壹、前言

《文心雕龍》〈明詩〉篇云：「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室，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¹由此可知，中國詩歌的興起，肇始於三皇時代，經漢魏六朝的醞釀發展，至唐而極盛，不僅格律完備，且兼及各體，並拓展了詩的面貌，是為中國詩歌的典型代表。然歷來所彙編的唐詩總集，迄今為止，當以清聖祖康熙 42 年（西元 1703 年）修纂的《御定全唐詩》最為完備，凡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致後代學者對唐代詩人、詩學，興起熱烈的研究與討論，但在如此眾多的作者與鉅構的篇幅之中，一些作品為數不多的詩人，難免為人所忽略；故擬以初唐時期，時人稱為「文章四友」之一的蘇味道為對象，探討其作品特色，以窺其在初唐詩壇的地位，並希望透過對此類作家的研討，能畢現唐詩全貌，豐富唐詩的研究領域。

貳、作者生平概述

蘇味道，趙州欒城（今河北省欒城縣）人，九歲時，即能撰文紀事；善占奏，多識臺閣故事，和崔融、李嶠、杜審言等三人，以詩文為友，謂之為「文章四友」，並稱為「崔李蘇杜」，其中蘇味道與鄉人李嶠，又以「蘇李」齊名。《舊唐書》載其事云：

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為謝表，託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²

《舊唐書》〈經籍志下〉、《新唐書》〈藝文志四〉，著錄《蘇味道集》十五卷，已失傳，今《全唐詩》存其詩十六首。

蘇味道弱冠時州舉進士，任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賞識其才，謂其與王勣二人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³甚加禮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支，引味道為書記。武則天延載元年（西元 694 年），歷遷鳳閣⁴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⁵平章事，尋加正授，相等於宰相之職。然於翌年武則天證聖元年（西元

¹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上篇（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11 月），卷 2，頁 86。

²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第 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5 月），卷 94，頁 2991。

³ 唐·劉肅《大唐新語》卷七〈知微〉載：「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剋兇醜，及為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勣，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頁 114。

⁴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職官志二》〈中書省·注〉：「光宅改為鳳閣，神龍復為中書省。」第 6 冊，卷 43，頁 1848。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百官志二》〈中書省·注〉：「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曰鳳閣，中書令曰內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2 月），第 4 冊，卷 47，頁 1211。

⁵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職官志二》〈門下省·注〉：「光宅改為鸞臺，神龍復。」第 6 冊，

695年)，與張錫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貴，所坐事雖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張錫則乘馬至寺，舍二品院，氣色自若，惟屏飲膳，無忝平居。武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張錫於嶺南。⁶《新唐書》載：

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為天官⁷侍郎。⁸

武則天聖曆初年（西元698年），再度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年間（西元701—704年），味道請還，回鄉葬父，因其行為失當，又遭貶斥，《舊唐書》載：

長安中，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為憲思所劾，左授坊州刺史。未幾，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⁹

神龍元年（西元705年），武則天病危，秋官尚書張柬之等五人合謀復辟，於玄武門擒斬佞臣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擁立太子李顯，復國號為唐，是為唐中宗。味道因親附張易之兄弟，貶授鄆州刺史，俄而復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贈冀州刺史。《舊唐書》（卷94）及《新唐書》（卷114）列傳，謂味道年五十八而卒，然其詳細生卒年月，均未有明確記載，故據以判斷，神龍元年（西元705年），張易之兄弟被誅之前，味道應還健在，遭貶謫不久而亡；以此上推其生年，最早當在太宗貞觀22年（西元648年）。

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郎中張元一稱其為九月得霜鷹，俊捷也。¹⁰然味道卻一生浮沉宦海，前後居相位數年而無建樹。嘗三月降雪，以為祥瑞，草表將賀，為人止之。¹¹初拜相門時，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變和。」但

卷43，頁1842。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百官志二》〈門下省·注〉：「武后光宅元年曰納言，垂拱元年改門下省曰鸞臺。」第4冊，卷47，頁1206。

⁶ 唐·劉肅撰：《大唐新語》，卷8，頁124。

⁷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百官志一》〈吏部·注〉：「武后光宅元年改吏部曰天官。」第4冊，卷46，頁1187。

⁸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第13冊，卷114，頁4203。

⁹ 後晉·劉煦等撰：《舊唐書》第9冊，卷94，頁2992。

¹⁰ 唐·張鷟《朝野僉載》：「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謂能體物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8月），卷4，頁3—4。

¹¹ 唐·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諛佞〉載：「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祥瑞，草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味道曰：『國家事，何為誑妄以賀朝庭？』求禮曰：『宰相不能變理陰陽，令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誑為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當為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頁142。

以手摸床稜而已。¹²並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¹³故世人號為「摸稜手」、「蘇摸稜」或「摸床稜宰相」。《舊唐書》載：

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¹⁴

暫不論杜審言與蘇味道間是否真有其事，¹⁵然由此可體現出，後人對味道決事不欲明白，遇事無所擔當之諷。味道處事雖摸稜不決，但對其弟味玄卻甚相友愛，味玄若請託之事不遂，往往當面加以凌折，味道怡然對之，不以為忤，世人稱焉。

參、作品內容評析

《全唐詩》刊本，今以康熙揚州詩局本《御定全唐詩》為上，茲據以為主，並以清·錢謙益、季振宜遞輯《全唐詩稿本》、唐·徐堅等撰《初學記》（古香齋本）、宋·計有功《唐詩紀事》（貝葉山房張氏藏版）、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武英殿聚珍版書」本）、元·方回《瀛奎律髓》（四庫善本叢書館借中央圖書館藏明本景印），及明·毛晉編《唐人選唐詩》（明崇禎元年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等校之，據此評析蘇味道詩十六首。依作品內容之不同，可歸納為三大類，茲分述於下：

¹² 參見宋·王讜撰：《唐語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8月），卷5，頁23。

¹³ 後晉·劉煦等撰：《舊唐書》第9冊，卷94，頁2991。

¹⁴ 同前註，第15冊，卷190上，頁4999。

¹⁵ 李立樸譯注《唐才子傳全譯》卷第一〈杜審言〉篇後注曰：「此事原出晚唐筆記小說《譚賓錄》（見《太平廣記》卷二六五引），兩《唐書》本傳皆錄之，為辛氏所本。然審言有〈贈蘇味道〉詩，寫其對蘇傾慕之情，故此事未必屬實。」（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2月，頁46。）經查《筆記小說大觀叢刊索引》（臺北：新興書局，1981年12月），未見《譚賓錄》一書，辛氏所本既為兩《唐書》本傳，事見於正史記載，或為可信。且杜審言〈贈蘇味道〉詩：「北地寒應苦，南庭戍未歸。邊聲亂羌笛，朔氣卷戎衣。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虜騎獵猶肥。雁塞何時入，龍城幾度圍。據鞍雄劍動，插筆羽書飛。與駕還京邑，朋遊滿帝畿。方期來獻凱，歌舞共春輝。」（收入〔清〕聖祖御製《全唐詩》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8月，卷62，頁738—739。）詩中主要在描述邊塞之苦寒與爭戰的場面，期待好友能早日凱旋，歌舞昇平。又明·胡震亨《唐音癸籤》載：「杜必簡（審言字）未見替人之謔，非侮宋也。宋與杜差肩交，正挹宋深聊戲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2月，卷25，頁1。）同理可見，審言與味道同時，且共稱為「文章四友」之一，故此言「味道必死」，應有其事，但非侮蘇，乃戲之也。載錄其事，以供參酌。

一、應制贈答

初春行宮侍宴應制得天字

溫液吐涓涓，跳波急應弦。簪裾承睿賞，花柳發韶年。聖酒千鍾洽，宸章七曜懸。微臣從此醉，還似夢鈞天。¹⁶

此詩為五律仄起入韻式，用下平聲一先韻，韻腳是：涓、弦、年、懸、天。這是一首應制而作的詩，所謂「應制」，為舊時臣子奉皇帝之命所作之詩，亦包括臣僚對皇帝某一詩篇的唱和之作，唐宋以後多以「應制」為標題。而古時數人聚會作詩，共同選定數字為韻，並由各人分拈韻字，依韻賦詩，稱為「分韻」；味道於此拈得「天」字為韻。首聯以「涓涓」之「溫液」及「應弦」之「跳波」，描述初春行宮的景象，而侍宴群臣，年少得志，顯貴榮耀，飲酒賦詩，盡情享樂。然「微臣從此醉」，是淋漓暢飲後之大醉，亦是詩人沈醉在美妙樂音，宴饗的歡愉氣氛中。《史記》卷四十三〈趙世家〉載：「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¹⁷後鈞天因用做詠天上仙樂的典故，常用作宮庭音樂的美稱。詩人於半夢間，恍如置身在天庭宮闕，寫出了宮中宴樂的繁華盛況。又一首：

奉和受圖溫洛應制

綠綺膺河檢，清壇俯洛濱。天旋俄制蹕，孝享屬嚴禋。陟配光三祖，懷柔泊百神。霧開中道日，雪斂屬車塵。預奉咸英奏，長歌億萬春。

全首十句，兩兩對仗，與律句的平仄相同，故應是一首「排律」。用上平聲十一真韻，韻腳為：濱、禋、神、塵、春。

這是一首歌頌帝王功德的應制詩，據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載：「《尚書中候》曰：河出龍圖，赤文像字，以授軒轅。」¹⁸後因稱帝王受命登位為受圖。而「溫洛」則為古代傳說，謂王者如有盛德，則洛水先溫，故稱溫洛。《文心雕龍》卷一〈正緯〉：「贊曰：滎河溫洛，是孕圖《緯》。」¹⁹後注引《易緯乾鑿度》卷下：「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後五日變為五色。」²⁰詩中以「綠綺河檢」、「清壇洛濱」、「天旋制蹕」形容皇帝之氣勢威儀，並透過「孝享嚴禋」、「陟配三祖」、「懷柔百神」等句的描述，體現出君王仁孝之德，以致霧開雪斂，咸英長歌，一派雍和富麗的景象湧現眼前，是一首典型的應制之作。

¹⁶ 以下所引蘇味道詩，皆據清·聖祖御製《全唐詩》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8月），卷65，頁752—755。未免冗贅，故不逐一標註。

¹⁷ 漢·司馬遷撰：《史記》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6月），頁1786—1787。

¹⁸ 唐·瞿曇悉達撰：《唐開元占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2月），卷120，頁2。

¹⁹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上篇，卷1，頁53。

²⁰ 同前註，頁59。

又一首：

使嶺南聞崔馬二御史並拜臺郎

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鑒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為臺閣分。故林懷柏悅，新幄阻蘭薰。冠去神羊影，車迎瑞雉群。遠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

古詩的平仄，不宜入律，換言之，古詩用字，要避免與律句的平仄相同。然受律詩的影響，詩人在創作古詩中，難免有借鑒或吸取律詩形式技巧的情形。如此詩共十二句，幾乎通首對仗。當中「冠去神羊影」、「車迎瑞雉群」兩句，平仄相反，且入律。用上平聲十二文韻，韻腳為：聞、雲、分、薰、群、文。

詩中敘述當味道聽聞崔馬二御史並拜臺郎之際，深感榮焉，句中一「喜」、一「嗟」，讚歎激賞之情溢於言表。於開頭四句即點出崔馬二人升官之事，其後又借「故林懷柏悅，新幄阻蘭薰。」再次強調二人自御史遷新職，衣冠車駕均皆汰換，即使遠在千里之外，亦要敬伸賀意。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朝省類〉於味道詩後載：「唐人自御史除省郎至以為榮，柳子厚以御史得禮部自謂過分是也，此詩於御史除省郎，曲盡體貼。」²¹又一首：

贈封御史入臺

故事推三獨，茲辰對兩闈。夕鴉共鳴舞，屈草接芳菲。盛府持清橐，殊章動繡衣。風連臺閣起，霜就簡書飛。凜凜當朝色，行行滿路威。惟當擊隼去，復覩落鵬歸。

全詩十二句，兩兩相對，其中「故事推三獨」與「茲辰對兩闈」，「惟當擊隼去」與「復覩落鵬歸」兩兩對仗，且平仄入律。用上平聲五微韻，韻腳是：闈、菲、衣、飛、威、歸。

此詩開頭以「三獨」、「兩闈」，表示御史高官顯耀，位居要津，且「清橐」、「簡書」為其所持，就其而飛，自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故末二句期勉其擊隼去惡，伸張正義，此乃贈答之典型。又一首：

始背洛城秋郊矚目奉懷臺中諸侍御

薄遊忝霜署，直指戒冰心。荔浦方南紀，蘅皋暫北臨。山晴關塞斷，川暮廣城陰。場圃通圭甸，溝塍礙石林。野童來捃拾，田叟去謳吟。蟋蟀秋風起，蒹葭晚露深。帝城猶鬱鬱，征傳幾駸駸。迴憶披書地，勞歌謝所欽。

全詩十六句，詩中「忝霜署」、「通圭甸」為「仄平仄」、「平平平」，出現「孤平」與「三平調」的句式，此可避免入律，合乎古詩的韻律。用下平聲十二侵韻，韻腳是：心、臨、陰、林、吟、深、駸、飲。

²¹ 元·方回編：《瀛奎律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2月），卷2，頁2。

這是一首奉懷臺中諸侍御之詩，故詩人首先即以「忝」、「戒」二字，表示任職御史自重戒慎之心，其後八句寫其職務的辛勤與愛民之深切。故雖已時盡天寒歲暮，帝京依舊，但征傳頻催，因此背離洛城，而以勞歌謝之，最後以「迴憶」二字，呼應「奉懷」之題。又一首：

和武三思於天中寺尋復禮上人之作

藩戚三雍暇，禪居二室隈。忽聞從桂苑，移步踐花臺。敏學推多藝，高談屬辯才。是非寧滯著，空有掠嫌猜。五行幽機暢，三蕃妙鍵開。味同甘露灑，香似逆風來。砌古留方石，池清辨燒灰。人尋鶴洲返，月逐虎谿迴。企躅瞻飛蓋，攀遊想渡杯。願陪為善樂，從此去塵埃。

全詩二十句，均為對仗，其中「人尋鶴洲返，月逐虎谿迴」，下三字為「仄平仄」及「三平調」，合乎古詩韻律。然其餘對句，如：「忽聞從桂苑，移步踐花臺」、「是非寧滯著，空有掠嫌猜」、「味同甘露灑，香似逆風來」、「企躅瞻飛蓋，攀遊想渡杯」、「願陪為善樂，從此去塵埃」等，皆入律。用上平聲十灰韻，韻腳為：隈、臺、才、猜、開、來、灰、迴、杯、埃。

此詩為唱和之作，讚頌上人修行有道。而武三思為武則天侄，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東）人，為唐朝佞臣，糾集私黨，排斥正人，使中宗朝政事日益敗壞。蘇味道此詩即和其〈秋日于天中寺尋復禮上人〉詩：「妙域三時殿，香巖七寶宮。金繩先界道，玉柄即談空。喻筏知何極，傳燈竟不窮。彌天高義遠，初地勝因通。理詣歸一處，心行不二中。有無雙惑遣，真俗兩緣同。摘葉疑焚翠，投花若散紅。網珠遙映日，檐鐸近吟風。定沼寒光素，禪枝暝色葱。願隨方便力，長冀釋塵籠。」²²其中「味同甘露灑，香似逆風來」兩句，以甘露、香風，比擬其不凡之風貌，後則以「鶴洲返」²³、「虎谿迴」²⁴、「想渡杯」²⁵等充滿禪境的典故，透露出修道之心意。又一首：

²² 收入於清·聖祖御製《全唐詩》第3冊，卷80，頁867。

²³ 此應用「白鶴歸」之典，東晉·陶潛《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8月，卷1，頁1。）後喻學道成仙或慨嘆人世滄桑。

²⁴ 虎溪，在江西省九江市南廬山東林寺前。相傳晉·慧遠法師居此，送客不過溪，過此，虎輒號鳴，故名虎溪。後因用「虎溪」作為詠高僧的典故。

²⁵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卷十〈神異下·宋京師杯度〉：「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378—379。）後用以比喻高僧的行蹤及道行，或泛指僧人雲游所攜之物。

嵩山石淙侍宴應制

瑤輿藻衛擁千官，仙洞靈谿訪九丹。隱曖源花迷近路，參差嶺竹掃危壇。
重崖對聳霞文駁，瀑水交飛雨氣寒。天洛宸襟有餘興，裴回周曬駐歸鑾。

此為七言律詩平起入韻式，末聯首句「天洛宸襟有餘興」，第六字「餘」拗作平，須用第五字「有」仄聲救之，是為「單拗」。而末聯對句「裴回周曬駐歸鑾」，第三字「周」本應仄，而拗作平，但仍是合律，可不救。用上平聲十四寒韻，韻腳為：官、丹、壇、寒、鑾。

這首為應制之詩，首聯的「仙洞靈谿」、頷聯的「參差嶺竹」、頸聯的「瀑水交飛」，純然在描寫嵩山石淙之勝境，因此天子車駕亦流連不返，詩人為侍宴應酬而寫，無甚深意。

二、詠物記事

詠霧

氤氳起洞壑，遙裔匝平疇。乍似含龍劍，還疑映蜃樓。拂林隨雨密，度徑帶煙浮。方謝公超步，終從彥輔遊。

此詩首聯出句「氤氳起洞壑」，本應「平平平仄仄」，今作「平平仄仄仄」；對句「遙裔匝平疇」，本應「仄仄仄平平」，今作「平仄平平平」，是為雙拗；而以第三字「匝」，雙救「起」、「遙」二字。為五律平起不入韻式，用下平聲十一尤韻，韻腳是：疇、樓、浮、遊。

這是一首詠物詩，詩中敘述煙霧雲氣起自山谷，廣布四野，似有孕育寶劍的靈氣，又疑似海中樓臺的美景。掠過樹林隨雨而密，帶著浮煙經過小徑，當霧氣漸散後，即能一睹天空的清朗開闊。全詩描寫霧景，並借「公超」²⁶、「彥輔」²⁷之典詠霧，以古人的特質，呈現出不同的詩境。又一首：

詠虹

紆餘帶星渚，窈窕架天濤。空因壯士見，還共美人沉。逸照含良玉，神花藻瑞金。獨留長劍彩，終負昔賢心。

此詩律古參半，前四句與格律不合，「帶星渚」、「壯士見」兩句之末三字「仄

²⁶ 張楷，字公超，東漢時學者，能作霧。為躲避來訪者，隱居於弘農山中，眾多從學者追隨而來。宋·范曄《後漢書》卷三十六〈張霸傳〉附〈張楷傳〉載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8月，第6冊，頁1243。）又謂其：「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同上，頁1242—1243。）

²⁷ 樂廣字彥輔，衛伯玉稱樂廣給人以披雲霧而睹青天之感。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中〈賞鑒〉第八：「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後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睹青天。』」見徐震堦著：《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7月），頁238。

平仄」、「仄仄仄」是為古句形式，後四句始合律。用下平聲十二侵韻，韻腳是：潯、沉、金、心。

首聯以「紆餘」、「窈窕」形容虹高掛天際的姿態，而以「良玉」、「瑞金」描寫虹光輝燦爛的氣勢，頷聯以美人代指虹，²⁸末聯則以荊軻與燕太子丹，白虹貫日未竟之事來詠虹。²⁹詩人以交錯的筆法，呈現出虹的不同面貌，使詩意靈動而不呆滯，且全詩四聯均對仗，可見詩人之匠心。又一首：

詠 霜

金祇暮律盡，玉女暝氛歸。孕冷隨鐘徹，飄華逐劍飛。帶日浮寒影，乘風進晚威。自有貞筠質，寧將庶草腓。

首句「金祇暮律盡」，第一字「金」為「平」，故第三字「暮」拗作「仄」，仍是合律，下句可不救。頸聯出句「帶日浮寒影」之「日」、「寒」二字，與頷聯對句「飄華逐劍飛」之「華」、「劍」二字，平仄相反；又末聯出句「自有貞筠質」之「有」、「筠」二字，與頸聯對句「乘風進晚威」之「風」、「晚」二字，平仄亦相反，是為「失黏」。為五言平起不入韻式，用上平聲五微韻，韻腳是：歸、飛、威、腓。

詩中以「暮律盡」、「暝氛歸」，描述深秋霜重的蕭瑟晦暗，一股寒冷之氣，由「徹」、「飛」二字沁人心脾，帶日而寒，乘風而威，使人無所遁逃，然即使眾草衰敗，自有常青不變的筠竹。末聯以「貞筠」、「庶草」對舉，一「質」、一「腓」，以自然界的物象，表現季節的更替。又一首：

詠 井

玲瓏映玉檻，澄澈瀉銀床。流聲集孔雀，帶影出羶羊。桐落秋蛙散，桃舒春錦芳。帝力終何有，機心庶此忘。

此詩平仄不合律，「映玉檻」、「集孔雀」、「春錦芳」、「庶此忘」等末三字，為「下三仄」或為「平仄平」，為古句的形式，故應是五言古詩。用下平聲七陽韻，韻腳是：床、羊、芳、忘。

首二句以「玉檻」、「銀床」形容井欄的美好，其後又以「集孔雀」³⁰、「出

²⁸ 《爾雅》卷五〈釋天〉：「螭蝮謂之雩。螭蝮，虹也。」晉·郭璞注：「俗名為美人虹，江東呼雩。」（見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頁174。）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古語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郭云：『虹為雩，俗呼為美人。』」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8月），卷1，頁1。

²⁹ 漢·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三〈魯仲連鄒陽列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南朝宋·裴駟《集解》：「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今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第8冊，頁2470。）此謂荊軻刺秦王德感上蒼而終未成功，故前句「空因壯士見」之「壯士」，應是指荊軻而言。

³⁰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一：「蘭陵昌慮縣郟（郟）城有華山，山上有井，鳥巢其中，金

羴羊」³¹等故實來表示井的特殊性，而最後卻從「桐落」、「桃舒」，四季的遞移中，感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亦是人生至境。故「帝力何有」³²、「機心此忘」，方是詩人詠井之深意。又一首：

詠石

濟北甄神貺，河西濯錦文。聲應天池雨，影觸岱宗雲。燕歸猶可候，羊起自成羣。何當握靈髓，高枕絕羸氛。

此詩頷聯出句「應」、「池」二字，與首聯對句「西」、「錦」二字，平仄相反；又頸聯出句「歸」、「可」二字，與頷聯對句「觸」、「宗」二字，平仄相反；是為「失黏」。末聯出句第四字「靈」拗作平，而以本句第三字「握」仄聲救之，是為「單拗」。屬五言仄起不入韻式，用上平聲十二文韻，韻腳是：文、雲、群、氛。

詩中以「甄神貺」、「濯錦文」、「天池雨」、「岱宗雲」等特殊的景況，詠石經過日月精華的涵泳孕育，自當有「燕歸可候」³³、「羊起成羣」³⁴之靈性。然末聯詩人則希望能藉著擁有靈石，以絕去塵俗而無憂。「靈髓」應為道家傳說中的一種「石髓」，吃了可以長生不老。晉·葛洪《神仙傳》卷六〈王烈〉：「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常服黃精并鍊鉛，年二百三十八歲，有少容，登山如飛，少為書生，嵇叔夜與之游。烈嘗入太行山，聞山裂聲，往視之，山斷數百丈，有青泥出如髓。取搏之，須臾成石，如熟臘之狀，食之，味如粳米。《仙經》云：『神仙五百歲輒一開，其中有髓，得服之者，舉天地齊畢。』」³⁵詩人從神話傳說中，流露出慕仙的情懷。

喙黑色而團翅。此鳥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不盈一歲輒死。」（卷1，頁4—5。）詩中所言之孔雀，應是指此金喙黑色而團翅之鳥。

³¹ 三國吳·韋昭注《國語》卷五〈魯語下〉：「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0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頁10。

³²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第八十三卷〈雜歌謠辭·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第4冊，頁1165。

³³ 零陵山有石似燕，傳說遇風雨則大石小石相隨飛舞，風雨停，仍還原為石。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十八〈湘水〉：「東南流逕石燕山東，其山有石，紺而狀燕，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燕群飛，頡頏如真燕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8月），頁8。

³⁴ 指皇初平叱石成羊。晉·葛洪《神仙傳》卷二〈皇初平〉：「皇初平者，丹谿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索初平，歷年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即隨道士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8月），頁1。

³⁵ 晉·葛洪撰：《神仙傳》，卷6，頁11。

三、對景抒懷

單于川對雨 二首之一

崇朝邁行雨，薄晚屯密雲。緣階起素沫，竟水聚圓文。河柳低未舉，山花落已芬。清尊久不薦，淹留遂待君。

此詩平仄，不依格律，拗亂甚多；「邁行雨」、「屯密雲」、「久不薦」等末三字格律「仄平仄」、「平仄平」，是古句的形式，故為古風式的律詩，亦稱「拗律」³⁶。用上平聲十二文韻，韻腳是：雲、文、芬、君。

這首詩描寫雨景，敘述早上遇雨，至傍晚仍濃雲密布；並以「素沫」、「圓文」，形容雨水落地的景象。然河柳、山花，因為雨而「低未舉」、「落已芬」；而清尊也已久未薦，此次的逗留，也是因為這場雨。詩人由天候的變化，到外界物象的景觀，至自我的現狀，於平鋪直敘中，讓人感到一股如雨水宣泄般的流暢之感。又一首：

單于川對雨 二首之二

飛雨欲迎旬，浮雲已送春。還從濯枝後，來應洗兵辰。氣合龍祠外，聲過鯨海濱。伐邢知有屬，已見靜邊塵。

此詩頷聯出句「還從濯枝後」作「平平仄平仄」，是單拗，故以「枝」平聲，救「濯」仄聲，本句自救。頸聯「聲過鯨海濱」句，「鯨」字孤平，不合律。全詩應屬五律仄起入韻式，用上平聲十一真韻，韻腳是：旬、春、辰、濱、塵。

詩中描寫大雨下了將近數十日，時節已是春末夏初，將要出征的軍隊，正遇著農曆五、六月間的「濯枝雨」。唐·徐堅等撰《初學記》卷二，引〔晉〕周處《風土記》：「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³⁷但將士們的精神不減，軍容壯大，氣勢旺盛，有如當時衛人伐邢，³⁸師興而雨，是天命之所歸，故安定邊境將指日可待。出征遇雨應是倍加難行，但詩人卻以「伐邢」之事來激勵士氣，然有了必勝的信心，即能無堅不摧，攻無不克，於自勵自勉中，體現勝利的希望。又一首：

³⁶ 王子武《中國詩律研究》第二章第三十二節〈古風式的律詩〉：「律詩有三個要素：第一是字數合律，五言詩四十個字，七言詩五十六個字；第二是對仗合律，中兩聯必須講對仗；第三是平仄合律，每句平仄須依一定的格式，並且講究黏對。如果三個要素具備，就是純粹的律詩；如果只具備前兩個要素，就是古風式的律詩，亦稱「拗律」；如果只具備第一個要素，就不算是律詩，只是字數偶然相同而已。」（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8月），頁449。

³⁷ 唐·徐堅等撰：《初學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8月），卷2，頁2。

³⁸ 邢，古國名。周公之子封於此，春秋時被衛所滅。故地在今河北省邢臺縣西南。《左傳》卷第十四〈僖公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見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頁394—395。）後因以「伐邢」作為求雨解旱的典故。詩中用以借指此次出征遇雨，如當時衛伐邢，師興而雨，天命也。

正月十五夜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詩中第三、四、五句首字，本應「平」而用「仄」，或本應「仄」而用「平」，可不救，合律。首聯對起，頷頸兩聯，對仗工整。為五律仄起不入韻式，用上平聲十灰韻，韻腳是：開、來、梅、催。

此詩描寫正月十五日元宵夜的熱鬧景象，一開始即以「火樹」、「銀花」、「星橋」比喻燦爛奪目的燈景；其後「暗塵隨馬」、「明月逐人」，一去一來，交錯紛擾的嬉游場面，已如在目前；而美女出游，行歌於錦街天陌，整夜的歡娛，令人不忍歸去。唐·韋述《西都雜記》：「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³⁹故舊俗在每年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夜，及其前後各一日，命令金吾衛取消夜禁，京城衢准許人民終宵歡樂，稱「金吾不禁」。全詩以平實自然的語辭，表現出無限的韻致。宋·王讜《唐語林》載：「蘇味道詞亞于李嶠，時稱蘇李。崔融嘗戲蘇曰：『我詞不如公有銀花合也。』」⁴⁰另唐·劉肅《大唐新語》卷八〈文章〉亦載：「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火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唯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為絕唱。」⁴¹又一首：

九江口南濟北接蕪春南與潯陽岸

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介多潛育，漁商幾泝洄。風搖蜀柁下，日照楚萍開。近漱湓城曲，斜吹蠡澤隈。錫龜猶入貢，浮獸罷為災。津吏揮橈疾，郵童整傳催。歸心詎可問，為視落潮迴。

全詩十六句，其中「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介多潛育，漁商幾泝洄」、「近漱湓城曲，斜吹蠡澤隈」、「錫龜猶入貢，浮獸罷為災」等聯對仗，且平仄相反與律詩同，是為入律古風。用上平聲十灰韻，韻腳為：哉、來、雷、洄、開、隈、災、催、迴。

這是一首描述九江南邊渡口的情景，江水匯集百川，一路流瀉而來，接著三、四句言「昏似霧」、「沸成雷」，將一後一前的景觀，形成明顯的對比，其後數句寫江水孕育豐盛之資源，且平靜無災，故津吏、郵童歸心若疾，端視江水之漲落。全首以平穩的句法娓娓寫來，一如江水一路悠悠而來。

³⁹ 見宋·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金吾禁夜》引，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8月），前集卷7，頁1—2。

⁴⁰ 宋·王讜撰：《唐語林》，卷5，頁17。

⁴¹ 唐·劉肅撰：《大唐新語》，卷8，頁127—128。

肆、結語

綜觀蘇味道詩十六首，就不同版本校定之，發現若干異文。然就詩之內容而言，可大別為三：一為應制贈答之作，七首，敘述句法不出工麗富豔；二為詠物記事之作，五首，多典實雕巧之語；三為對景抒懷之作，四首，筆觸平實，詞采華茂。又就其格律而言，多五言律詩及五言古詩，七言律詩僅一首。惟味道作詩，所用格律，並不純粹，於律詩中雜用古詩句法，而於古詩中卻常有入律之句。味道在世之時（西元 648—705 年），應屬初唐時期（西元 618—712 年），清·葉燮《原詩》卷一〈內篇上〉曰：「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⁴²因此初唐的詩壇尚因襲著漢魏六朝的餘風，味道之詩，固非一流佳作，但對於開啟盛唐詩的氣象，及律詩格律的完成，有其草創之功，不容輕忽也。

⁴² 清·葉燮撰：《原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卷 1，頁 8。

參考文獻

一、古籍（依作者朝代先後排列）

- 漢·司馬遷撰（1963）。《史記》（第1版，全十冊）。北京：中華書局。
- 晉·陶潛（1986）。《搜神後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晉·葛洪（1986）。《神仙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南朝宋·劉義慶撰，徐震堦著（1985）。《世說新語校箋》（第1版）。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南朝宋·劉敬叔（1986）。《異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南朝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1986）。《文心雕龍讀本》（初版，全二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南朝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1992）。《高僧傳》（第1版）。北京：中華書局。
- 唐·徐堅等撰（1986）。《初學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唐·張鷟（1986）。《朝野僉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唐·瞿曇悉達（1986）。《唐開元占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唐·劉肅（1997）。《大唐新語》（湖北第3次印刷）。北京：中華書局。
- 後晉·劉昫等撰（1975）。《舊唐書》（第1版，全十六冊）。北京：中華書局。
- 宋·計有功（1948）。《唐詩紀事》（第1版）。上海：上海教育書店。
- 宋·范曄撰（1973）。《後漢書》（第1版）。北京：中華書局。
- 宋·歐陽修、宋祁撰（1975）。《新唐書》（第1版，全二十冊）。北京：中華書局。
- 宋·李昉等編（1979）。《文苑英華》（第1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宋·王楙（1986）。《唐語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宋·郭茂倩主編（1998）。《樂府詩集》（第1版5刷，全四冊）。北京：中華書局。
- 元·方回（1988）。《瀛奎律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元·辛文房原著，李立樸譯注（1994）。《唐才子傳全譯》（第1版）。貴陽：貴

州人民出版社。

明·毛晉編（1973）。《唐人選唐詩》（第 1 版）。臺北：臺灣大通書局。

明·胡震亨（1988）。《唐音癸籤》。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82 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清·聖祖御製（1979）。《全唐詩》（第 2 次印刷，全二十五冊）。北京：中華書局。

清·錢謙益遞輯（1979）。《全唐詩稿本》（第 1 版，第四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清·葉燮撰（2002）。《原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近人著作（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王子武（1987）。《中國詩律研究》（第 1 版）。臺北：文津出版社。